

温暖人間

9 771562 459001 \$10

BUDDHIST COMPASSION

511 2019.3.21
隔周四出版

蕭炯柱 + MOY

世界共融大合奏

RTHK 正念放送 **心的練習曲** • 生命熱線送暖活動

聖嚴法師 **成佛之道** 靠自己 • **寬恕** 的力量

蕭炯柱 + MOY

世界共融大合奏





音樂，不須言語，直達心靈。

無論是古典樂曲，還是相思情歌。

音樂早已經與生活融合。

而他，站在演奏者與聆聽者之間，

與「指揮」結下不解之緣。

從少年時，引領學校合唱團，

到後來加入香港青年管弦樂隊成為樂團首席。

他，站在音符與旋律之間，賦予樂譜生命力。

到盛年時，加入政府公務員行列一分子，

晉升至司級政務官，期間創立了音樂事務統籌處。

他，站在市民與政府之間，力圖社會安定。

退休後，他成立香港青年音樂訓練基金會（MOY），

將音樂帶往基層，十年間風雨不改。

如今的他，同樣是一位指揮。

不過這次沒有再站在兩者之間，反而走進孩子的心靈。

他，是蕭炯柱。

文：馮智誠 圖：可人

蕭炯柱小檔案

蕭炯柱自幼習小提琴及指揮，曾任學校合唱團及口風琴隊指揮，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演奏文憑。1964年，加入香港青年管弦樂隊，66年任樂團首席，68年任樂團導師。1966年加入香港公務員行列，1993年晉升至司級政務官。2002年退休後致力促進青年音樂交流活動，並於2009年成立香港青年音樂訓練基金。

野心勃勃的 MOY

去年耶誕，一星期內，三場公開音樂會，三場截然不同的節目。以 MOY 的中樂團和西樂團為骨幹，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受邀嘉賓同台表演，黃白黑人種不拘，既有劍橋大學 Corpus Christi College 合唱團、日本古箏家中川佳代子等專業音樂人；亦有來自香港基層的學生。節目包括風笛隊、步操、啦啦隊、跳繩、舞蹈。從古雅詩歌到現代流行音樂，又將中樂和西樂合璧，包羅萬有。更讓人驚喜的是，演奏、司儀皆由 MOY 的新界北區基層學生擔綱，當中不乏學藝年資尚淺的小學同學。這場 2018 國際青年音樂節演出不簡單，儼然一闕世界和平大合奏。

訪問當天是 MOY 進入表演倒數的綵排日，每個獲邀表演團隊均抓緊機會與 MOY 作最後磨合。記者趁樂團休息的空檔，跟蕭炯柱來個快問快答，甫坐下，話題就圍繞在表演節目上，這次音樂會節目，一改過往九年的形式，樂團破天荒與不同團體，包括步操、啦啦隊、跳繩、舞蹈同台演出。想像一下，幾十人大樂團正在演奏，台上同時在步操、跳繩、跳舞，多麼別出心裁，事實亦證明，那可以是一幅和諧共融的美麗世界新景象。

得知我們對節目天馬行空的驚訝後，蕭炯柱笑答：「厲害呢，接連三個音樂會，全部項目都不同，別人不會去做的，所以就我們去做。加上我覺得獨樂樂不如眾樂樂，讓同學接觸多一點，視野自然會闊一點。」國際性參與，多元化節目，接連三場音樂會，同學真能吃得消？「我們都慣了，音樂會 MOY 這十年開了不少，不過這次新鮮的組合卻從沒遇過，亦不知會擦出什麼火花？相當好玩。」



劍橋大學 Corpus Christi College 合唱團專程來港與 MOY 合作。



首場音樂會在水圍舉行，來賓慕名而來，MOY 同學表現淡定，掂呀！

中西兼蓄的MOY



中西樂合璧，講出口跟動手做是兩碼事，自成立 MOY，蕭炯柱已決意將中西樂混合。「中樂跟西樂結合，兩種音樂文化有其各自的技術性及音樂性，樂器之間的配合及磨合，加上目前沒有現成中西雙樂的樂譜。中西合璧，相當複雜和困難。」

沒有現成樂譜，那就自己編，所以 MOY 中西混奏樂譜的原創及改編，蕭炯柱都參與其中，而這次音樂節，更加邀請到香港大學音樂系陳錦標教授創作《西城月》一曲，由日本古箏獨奏，中、西混合管弦樂團伴奏。MOY 以音樂育人及對中西樂合璧的堅持，引起了劍橋大學 Corpus Christi College 合唱團的好奇。自 2016 年起，劍橋大學這個合唱團已經是第四次與 MOY 合演。「首次與英國最高學府合作時，對方堅決表示耶誕節不會離開英國，之後完成了第二次合作後，劍橋的指揮就決定，來年耶誕節會隻身飛來香港參與我們的音樂會；而今年，他再多帶十位同學來，正是希望了解我們是如何能將中、西樂融合。」

MOY小檔案

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Music for Our Young Foundation (MOY)，志在以音樂訓練激勵青年人努力學習、追求上進，培養年輕人不怕苦、不畏難，自律盡責，努力求上進的精神。統籌學校成立青年樂團及開辦中、西音樂訓練班的工作，於辦學期間，三年內會安排青年樂團參加最少一次境外音樂交流活動，以作為年輕樂手努力學習和天天苦練的獎勵。





不教人音樂，以音樂育人

三個接連的音樂會，MOY 的同學在綵排當日「直踩」，早上與步操隊練習；中午是合唱團；下午則是與舞蹈團綵排及練《西城月》，同學們都能應付自如，在旁欣賞的我們讚歎連連。「拉二胡的同學也太厲害吧；手抱琵琶那位同學，彈得有板有眼，應該小五也沒有吧；快看那位吹法國號的同學……」一天的綵排完了，我們得出一個結論，這樂團唯一參差不齊的地方，就是年紀。

十年磨一劍，如今磨出了 MOY。在蕭炯柱的指導下，出過不少出色的樂隊。教音樂，他已經有四十多年的經驗，以前教的都是 Band1 學校，直到 2008 年，天水圍有一位校監找上蕭炯柱，希望他可以協助自己達成在水天圍辦一隊樂團的心願。

實地考察過後，蕭炯柱發覺同學沒有自信心的問題很嚴重，當時就鼓勵同學要好好練習，答允將來帶領他們去外地交流，當時校監回答一句：「對不起，有部分同學連中環都未去過。」聽完這句話後，蕭炯柱立即拍板，招收這班同學，校監緊張地問：「未必每一位同學都具備音樂天份。」

「我不是來教他們音樂，而是以音樂教他們做人。」蕭炯柱答了這句話後，就誕生了 MOY。



密密奏，無停手
MOY同學密鑼緊鼓地
為三場音樂會做足準備。

一字記之曰：「挨」

教導基層同學，困難重重。無天份的、負擔不起樂器的、家居環境不容許練習的，各種奇難雜症都有。與指導 Band1 學生不同，教學方針、選曲通通都要改變。「十年前首次教導 Band3 同學，當時沒考慮什麼技術和藝術性，只希望同學能克服缺乏自信心問題。要建立他們的自信心，就要讓他們『做到』，讓他們面對挑戰，過程中不可放鬆，慢慢就能克服挑戰，過後同學覺得自己做得到時，自信就建立了。」指導中樂團，蕭炯柱堅持團員要看五線譜，而並非一貫的簡譜，蕭炯柱只留給同學一枝鉛筆，作翻譯好作標記亦好，譜架上只能出現五線譜，同學最初對此極其抗拒。「中樂手用五線譜是好難的，不過香港中樂團都是用五線譜，無理由我們做不到的。」



特別的曲給特別的樂團

特別為這場音樂節創作中西樂合奏曲目《西城月》的陳錦標教授，其實早早已經與蕭炯柱結下緣分。「當年蕭先生作為第一任音樂事務統籌處音樂總監，那段時間就給了我們機會去表演，想不到他離開政府後，再次回到最愛的音樂上，成立了 MOY。」原來，陳教授早早已經是 MOY 的大師兄，訪談間提及到這次的新曲時，陳教授直言這曲難度很高，因為同學要與日本古箏家中川佳代子合作，她從未與中樂合作過，加上日本古箏與中國古箏音色不同，在合奏部分很考工夫。

綵排《西城月》時，見陳教授跟同學商討節奏的細節不下十數次，陳教授解釋這是要訓練樂隊的應變力，一來為配合中川佳代子的節



奏，需要同學拿捏不同的節奏變換；二來同學要處理好伴奏部分，要知道自己在旋律當中是什麼角色，因為這秒鐘由中樂作主角，下一秒可能就由西樂來主導，無論在技術或樂理上，困難都很大。

高難度、技術含量重的一首曲，作給專業樂隊自然可以理解，但放在 MOY 的學員身上，會否太難呢？陳教授腼腆一笑：「我已經寫得好易啦，但都要顧及音樂效果，幸好 MOY 的學員出席率高，對中西雙樂混合上有經驗，因此在適應上同學都做得不錯。」

挨！挨到成功為止，現在同學連寫給專業樂團的譜，都一樣應付自如。」

真的每個同學都能挨得過去嗎？「當然不是啦，哪有同學日日跟你練，只不過在樂團一練就知道哪個同學不行，那一節就要不斷重練。練着練着，同學都會感到不好意思，回家後總會多望幾眼吧，有時不用太多說話，同學們自己會知，知道後會自己去追。」

有天份的孩子上手快，落後了進度，不久就能追回來，但對一般的學生，就要選對他們口味的樂曲，他們才會有動力去練。「對具天份的，無疑是錦上添花，但對這些來自基層的同學，可能連『錦』都沒有。」一切的努力，都是為了要讓同學具備到那張『錦』；時軟時硬的方法，是希望同學可以行前多一步。至於添花不添花，只是後話。

未來？ *Sempre*

MOY 的同學從不懂音律到登台演出，畢業之後有些同學還以導師身份重返 MOY 大家庭。在蕭炯柱眼中，是一趟奇妙的過程，將老師傳授給自己的音樂技巧，再傳承予基層的莘莘學子。音樂，不只是音樂，當中更包括克服、刻苦、紀律，是「做人」的必要條件，音樂未必可以一直陪伴 MOY 的同學，但過程的種種將會成為他們日後成長的基石。

訪問的最後一題，記者問這位音樂指揮：「假如要用一個音樂術語來形容你自己，會是什麼？」

Sempre，是蕭炯柱給出的答案，意思是恆常與不變。十年踪跡十年心，未來或會是一步一擂台，不過對 MOY 與蕭炯柱而言，一切 **Sempre**！ 🎵



感激我遇上 樂團首席陳樂家（小提琴）

擔任這場音樂節樂團首席的樂家，自2013年起成為MOY學員，最初為了跟朋友參與同一類課外活動才加入MOY的她，入團後沒有練琴，開始渾渾噩噩，不久就被蕭炯柱捉到，對她說：「你可以踢波或參加其他活動。但，如果你不練琴又不認真的，那就不要來吧！」這番話提醒了樂家，重新練習。

很快，樂家就已經參與她在樂團的首次表演，在獨奏環節時，MOY的師兄演奏了一首《Violin Concerto in A Minor》，她被曲中的旋律所震撼，仰視着台上的同時，亦在打量自己何時方能達到他的境界。自此練習得比以往頻密，兩年後就已經演奏到這首曲。

MOY的生活是嚴厲的，不過樂家就覺得是合理的嚴厲。「有時蹺二郎腳又或者站姿錯了，蕭先生鬧是因為怕我們傷到腰骨，又例如蕭先生常常掛在口邊的出席率，遲到會被鬧得很嚴重。」說罷就模仿起他的語氣：「這是在教你們做人！他日到社會做事，你這樣，第一個炒的人就是你！」

目前樂家已經從中學畢業，為了支持家庭經濟，還當起了小提琴教師，期間再學習中提琴，現時中、小提琴已考獲八級。回首在MOY的日子，慶幸自己加入了MOY、遇到了蕭先生、學習了小提琴，她笑言如果當時退出了，前幾年就沒有去新加坡交流、參與大型表演的機會，連教琴老師都會當不上了。



在嚴厲中打滾 陳權輝（笛子）

兒時的權輝總覺得吹笛子的人型格，聲音又有別於西樂，所以早早就鍾情於笛子，小三時權輝母親得知MOY有笛子課後，就讓兒子參與。之後，笛聲一直就伴隨着權輝，最深刻的莫過於接觸五線譜，MOY中樂團堅持要用五線譜，對當時已慣用簡譜的權輝而言，是一大難題。「蕭先生知道過渡的困難，所以很用心教導兩譜之間的互換，哪裏是D大調，哪個音需要低半度等等，都教得很清楚。」至今權輝講起這件事時，直言是終身受用，若非當初教授時的嚴厲，今天應該還是在用簡譜。

這場音樂節，權輝在其中一曲中要吹奏口笛這種全新樂器，為掌握好它，他需要從零學起，剛開始時，久不久才吹得響，吹響了又會走音，在練習過程中屢屢失敗，然而在早陣子的考級試上，權輝同樣失了手，升級失敗。當中有過自我懷疑，而MOY的宗旨「不怕苦、不畏難，自律盡責，努力求上進」提醒了權輝，失敗過，再接再厲，挨一次不夠，就多挨幾次，困難總會挨過去，畢竟他業已成功！